

張申府文集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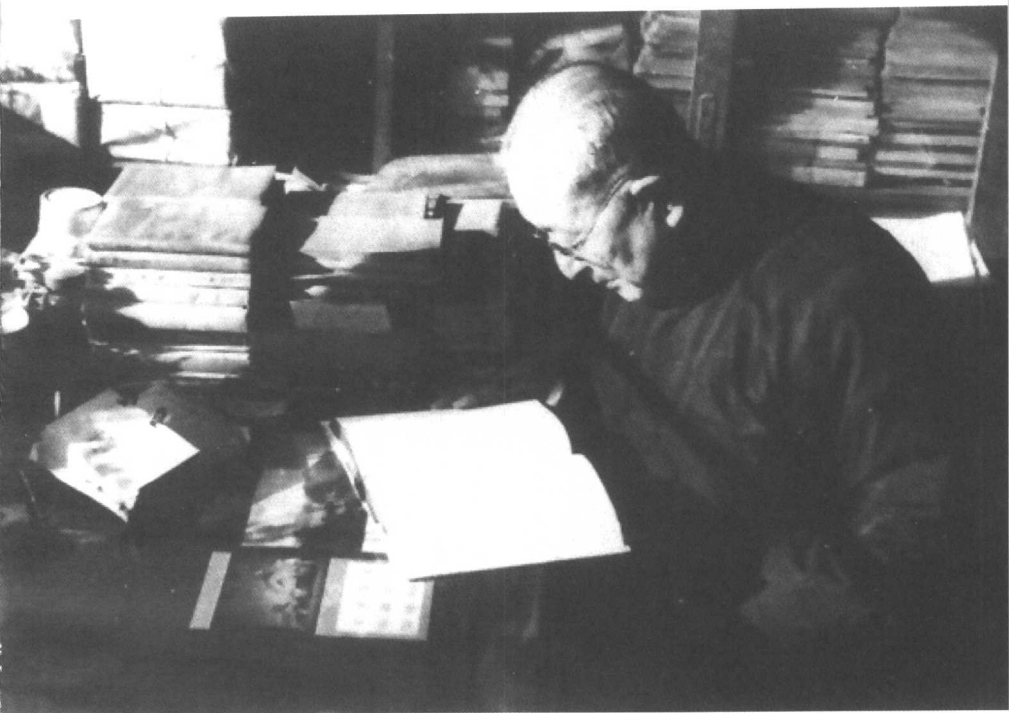
回憶錄

河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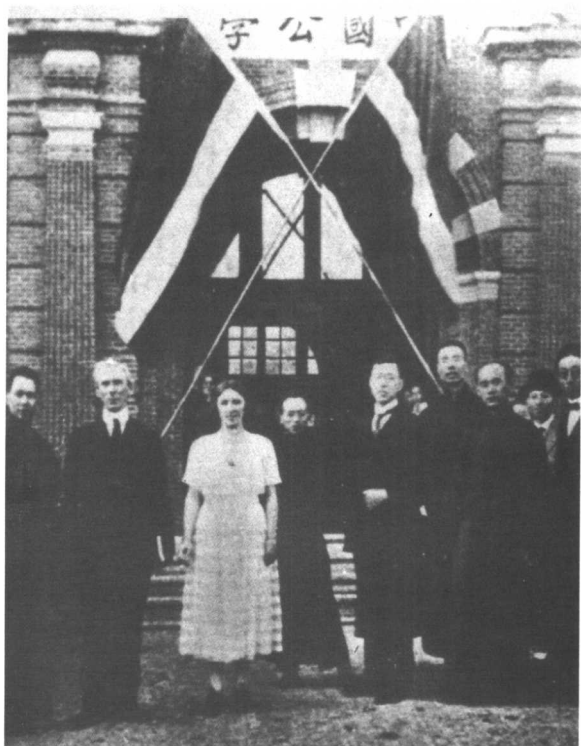
張申府文集

葉選平

第一卷



1975 年在家中看书时留影



1920年在北京与
英国哲学家罗素（左
二）等人合影（右一
为张申府）



1984年，与美
国威斯康辛大学教
授舒衡哲交谈

目 录

我们所能作的（罗素著）	（ 1 ）
哲学之价值（罗素著）	（ 16 ）
精神独立宣言（罗曼·罗兰、罗素等著）	（ 22 ）
国（罗素著）	（ 42 ）
近代心理学	（ 51 ）
民主与革命（罗素著）	（ 56 ）
梦与事实（罗素著）	（ 72 ）
哲学里的科学法（罗素著）	（ 82 ）
罗素先生之哲学（约德著）	（ 85 ）
自然与人（罗素著）	（ 100 ）
中国革命之预测（斯达林著）	（ 108 ）
英国对华的蠢举（罗素著）	（ 114 ）
科学是迷信的么（罗素著）	（ 117 ）
意谓的意谓（罗素著）	（ 130 ）
幼儿的训育（罗素著）	（ 140 ）
名理论（维特根什坦著）	（ 154 ）
什么是物质（罗素著）	（ 240 ）
罗素自叙思想的发展（罗素著）	（ 247 ）
相对论与哲学（罗素著）	（ 259 ）
事与物与心（罗素著）	（ 267 ）
新物理与光的波动说（罗素著）	（ 283 ）

行为主义与价值 (罗素著)	(289)
量子力学与哲学 (哈思著)	(297)
人与其环境 (罗素著)	(299)
罗素的演绎论 (罗素著)	(311)
言语与意谓 (罗素著)	(321)
罗素论西洋文明 (罗素著)	(336)
论动转 (罗素著)	(346)
概然与概率 (罗素著)	(348)
有的人为什么让人喜欢 (罗素著)	(356)
欧洲是一个成功者么? (罗素著)	(358)
我们实在知道什么呢? (罗素著)	(362)
安斯坦的人生观 (爱因斯坦著)	(365)
苏联的高等教育 (加佛达诺夫著)	(368)
论辩证法 (恩格斯著)	
——由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	(376)
血与土 (海登著)	(393)
科学上的实践与理论 (海登著)	(399)
二三算数谜题 (海登著)	(402)
苏联科学研究的设计制度 (柯罗兹著)	(405)
算数的基础 (赖谟瑟著)	(409)
自然界的无秩序 (海登著)	(416)
达尔文以外 (海登著)	(420)
科学与设计 (尼赫鲁著)	(423)
现代学人的责任 (尤里安·赫胥黎著)	
——一篇想像的老赫胥黎与小赫胥黎的谈话	(428)
四大自由 (罗斯福著)	(439)
后记	(463)

我们所能作的

罗素 著

译自罗素的讲演。这篇讲演作于一九一五年，次年春发表。

我们一生能为世界作点什么？

许多男男女女当都愿意替人类作点事情，只是不免于困惑，力量好像是无穷小。绝望袭之，热情最强烈的，因感无能，受的苦最甚、最容易因为没有希望，弄成精神的颓废。

我们若只想眼前的将来，能作的事，看起来本实不多。使战争止住，大概是我们办不到的。把国有的或私产的过度力量破灭了，也是我们所不能的。此时此地，就把新生命引到教育里，我们也无那个能力。在这些事件，我们虽可看见他们的恶，随使用那个寻常的政治方法，是不能急速就把他治好。须晓得世界今正屈服在错误的精神里头，精神的变化，岂是旦夕就会发现出来。我们的期望，不可就为明天，只为的是现在几个人所思的变成了许多人公共思想的时候。假使我们有勇，假使我们能忍耐，那引动人的思想，唤醒人的希望，把疲惫变成精强，气馁变成热诚的思想和希望，都是我们能想得到、觉得着的。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件我们须作的，就是先使我们自己心里清楚那类的生活我们想着好，那类的变化是我们在世界所希望的。

思想有生气的人，他究竟力量的硕大，比那受当代政治不合理性痛苦的人所见的，实大得多。信教自由，当初不过几个大胆

哲学家的孤独悬想。民主学说，是从克林威尔军中（时一六五三前后）几个人起来的，英国王政复古（一六六〇年）以后由他们把他带到美洲，在那儿因为独立战争造成事实。来帮着华盛顿那边打仗的拉飞耶等法国人把民主学说，又由美带到法（一七八九）和卢骚的教训联合起来，遂又引起法国的大革命。社会主义，无论我们怎样想像他的价值，总是一个大而有生发的力量。正在转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社会主义的原起，也是由于几个孤立理论家^①。反对压制妇人的运动，已经不可抗拒，离完全凯歌不远，这件事也是起于几个不可羁束的理想家——渥斯同克女士^②、硕雷^③、穆勒约翰^④。思想的力量，说到究竟，实是比什么别的人力都大。有能力去想，能想像照着人类的需要去想的。纵然不见得生存时达到他们理想的善，早晚会有达到的一日。

但是要拿思想征服世界，现在就须甘心不再依傍他。大多数的人，一辈子没有多少疑问。他们看着流行的信仰和实际，就随声附和，自觉着若不反对世界，世界总要是他们的伴侣。这种舒舒贴贴的默许甘从，新的世界思想实与他不能相容。新思想必须的，是一种知识的超脱，一种孤独的精力，一种能在内里主宰世界的力量。不乐于孤寂，新思想是不能得到的，但是若孤寂至于与世隔绝，全灭亡了愿与人结合的志愿，或若知识的超脱弄成骄傲轻蔑，也必不会切当如意的得到他。对于人事的有果效的思想所以不普通，大多数的理论家所以不是趋俗合习，便是无成效，都因为所需的心境细微而烦难，都因为既得知识的超脱又不与世隔绝，这件事大不容易。正宗的思想诚希罕而难能，但绝不是无力量。假若我们有意把新希望引进世界，叫我们避开思想的也必不是这怕无力量的念头。

要找一个什么时候都有用的政治学说，所需的并不是发明一

个乌托邦，只是发见出最好的活动方向。在这个时候好的方向，与那在别的时候好的方向，表面上也会很不相同。有用的思想是为现时指示正当方向的。但是要判断什么是正当的方向，却有两个永远可以应用的普通原理。

一、众个人及众群合的发长和生气，要极力促进。

二、一个人或一群的发长，损害他人他群的地方要极力减少。

这第二个原理，用在个人相处的事上，就是“敬重”原理，即我们在自己生活里觉着的重要，别人的生活里也是有的。把他——不参和人的关系——用在政治内，便是“自由”原理，或说自由原理是他的一部分，尤好。自由自身，本是个负的原理；只要我们去干涉，并没有为建设立下什么基础。只指明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应当扫灭廓清，并没有指明当拿什么来代替。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我们的政治学说，若要不是纯粹破坏的，必须更加一个原理。

把我们的两个原理合并起来，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事。世界有生气的精力，许多已流入压迫苛暴之涂。德人非凡的富于有生气的精力，已经自己表明了，不幸竟是一种不能与邻国的生气相容的。欧洲一般所有的生气精力，比着非洲较多，欧洲就用了他的精力，借着工业主义，直把非洲黑人所有的那种生活，也弄成枯竭。欧洲东南部的生气，今又在被人搜括去，为美国那些家资百万的富豪企业，供给贱价的劳工。往日男子的生气曾为女子发展的阻碍，不久女子可以同样的阻碍男子，也是可能的事。因此种种理由，敬重原理，就令他自身不圆满，实是有很大的重要的，并且能指出许多世界必须的政治变化。

欲令两个原理都可以能得满足，我们个人的生活，必要先有个一贯或完整，然后再有个无损个性的群合生活世界生活的一贯

或完整^⑤。个人生活，群合生活，以至人类生活，都不可像一堆分散的碎片，都应当照着一种意思可以称得起是一个整个的东西。若能如此，个人的发长自然就培养起来，与别的个人的发长也不至不能相容。按着这个法子，两个原理便可以弄到谐和。

完整个人生活的，是一种相洽的创造旨趣或无意识的方向。只有本能是不足与文明的男女的生活以一贯；必须有种为主宰的东西，一种野心奢望，一种学术创造的欲望，一种宗教的原理^⑥，或些强烈持久的情感。对于受过挫折的苦的，受过那种阻碍了可以为主宰的冲动，使之不得成熟的挫折的苦的男女，生活的一贯是很难能的。大多数的职业，开端便加入以此种的挫折。一个人如作新闻记者，大概要须替政策非所喜的新闻纸作文章，此足杀他事业上的豪气，灭他独立的感觉。大多数的医生看出不用欺骗，便很难成功，那种欺骗足把任凡他们可以有过的学问上的良好毁灭净尽。政治家不但须自食其党纲，并须冒充神圣，以求得支撑宗教的人的欢心，不用伪善，差不多什么人也不能进国会。不论在什么职业，对于人若没有，便不能仍为完人的那种天生傲气，总没有什么尊敬，世界既因他含着独立的意思，无怜无恤的把他挤出，而人好奴役别人又远甚于好自由他自己。里面的自由实是无穷的宝贵，可以保存他的社会是要无量的欲望的。

发长原理在人并不必为禁止其人作那种一定的事情压灭了，压灭这个原理的常常是为引人作种别的事情。有生气的冲动会要在种种方向有势力，压灭发长的东西就是在这种种方向生出一种无能之感的。最坏的东西还是那意志所承认。大要由于不自知，一个人的意志常常比其冲动低下一层；冲动趋向一种创造，他的意志却趋向一个同俗合习的事业，得一个充足的收入，受些同时人的尊敬。切当凿凿的比喻，就是制作下劣的作物去欢喜公众的美术家。但是美术家冲动的确定，很多非美术家也都是有些的。

因为冲动是深沉的，因为所谓常识的常常反对他，因为少年人只有肯振起自己模糊的感情，反抗长老朋友的智术和深虑的格言时，才能惟冲动是从。所以百回里要见九十九回，创造冲动自由强健的生活可以由他生的，开端被阻挠。少年人甘心承认为一个器具，不为一独立的工人。只为成就别人的一个手段，而非他自己性质觉着好的东西的制造者。只在他作这个承认的时候，便有些东西，在他身上灭掉。除非改宗，生活上经过根本的变化，他便永不能再为完人、永不能再有那未受损毁的自尊、正直的傲气，可以不顾一切外面的纷扰艰难，总保他灵魂快活的。

外面的禁止，是意志所不承认的，比那引诱意志的巧诈东西，害处实小得多。一个重大的爱情上的失意，固然可以致极酷的痛苦，但是对于强烈的人，这种失意实不至就作出与那因为金钱而结婚所作同样的里面的损伤。达到这个那个特种的欲望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所要紧的乃是方向，乃是所求的成效的种类。基本冲动被意志反对的时候，常使他觉着无助：不能再有充足的希望使他力量作个动机，外面的逼迫，除非使他生出同样的无力之感，必不至作出同样的损伤。假使冲动强壮勇敢，那种无力之感也必不至产出，因为有些人的欲望，不加遏制，常至压抑他人或毁坏他人，所以就在最好的可想像的群合，特种欲望的阻挠，也有些是不能免的。在一个好的群合固不能许拿破仑有他那种的取择，但容他作一个西美的开辟者他总该乐于从事。作一个城市的录事，他固然不愿意，至于迫他作城市录事的这种社会的组织，也必是不堪了。

个人生活之统整必须那个生活把一个人可以有的创造冲动表现出来，并且其人的教育也应是显扬坚固这个冲动的。群合的统整必须种种不同的男女的种种不同的冲动都同在一起向着个公共的生活，公共的旨趣、动作——不必晓得——在这个公共生

活、统群合的分子对于他们个人的成就都可得个帮助。从有生气的冲动发生出来的活动大多半含着两部分：一个创造的，是助长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并且助长有同类的冲动或境遇的人生活的，一个占据的，是阻碍冲动或境遇不相同的群合的生活的。因为这个原故，有许多在他自己极有生气的，可是行起来却与生活相反，譬如十七世纪英国的清教，或如现在通欧洲的国家主义的行为便都如此。生气本容易弄成争逐或压迫，更因此弄得失了生气。战争初起是可统整一国的生活的，但要把世界的生活分散了，到了终究，若打得像这次战争的厉害，一国的生活也必致分散开。

各文明国间的关系若是为攻击和猜疑所统制，想把仅仅一个单一的群合之生活造成稳固的统整是不可能的，由这次战争可以明白了。因为这个原故任何真实有力量的改革运动必须是国际的。仅仅一个国内的运动，因为恐怕有外来的危险，必定是要失败的。凡想弄个较好的世界的人，或就是想在自家国内弄个根本改良的，必须与别的国里有同样欲望的人联合起来通力合作，必须竭力把这次战争弄得很坚强的瞎仇恨统统打消。像那种但从爱国心能造成的部分的统整，在那里头任凭什么终极的希望绝不会找得到。国内国际的问题同个人的生活一样，都是要把活泼的冲动中的创造冲动保持住，同时并把现在是破坏的一部分冲动也转到别的途上去。（译者按：英国现在很有名的新政论家 C. Delisle Buvns 在他的讲演“社会改革之公共理想”也很言社会改革应是国际的，说共同行动的理想各国里很有些人已经同意。攻击国之离立实是与社会改革最大的障碍相竞。他得出结果说趋向诸国间的协作实是现在对于社会改革的态度要点之一。）

人的冲动与欲望可以分为创造的和占据的。我们的活动有的是去创造不然不会有的东西的，有的是去得或保存已经有的东西

的。模范的创造冲动便是美术家的冲动；模范的占据冲动便是财产的冲动。最好的生活是于其中创造冲动居最大的分儿，占据冲动居最小的分儿的。最好的制度是出产所可能的最伟大的创造和能与自存相容的最微的占据的。占据可以是防御的占据，或是攻击的占据，在刑律他是取守势，在犯人他便是攻势的。说刑律的可憎比犯人差些，说但有攻势的占据，防御的占据便是不能免的，或者也可以。但是就在极纯粹的防御式的占据，在他们自己也是不可称颂的；只令他们强烈，人总会要仇视创造冲动。“不要想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我们穿什么？”凡既晓得一个强烈的创造冲动的无不晓得这个箴言照着他的确切意思的价值，阻止人生活自由高尚的，便是心里为占据的充塞，比什么都厉害。国与财产都是占据的伟大的表现，他们所以仅逆生活，他们所以发生战争就是因为这个原故。占据的意思是把他人被阻不得享受的好东西取来，或保持住。创造的意思是在世界里添进一个好东西，不然没有人会得享受的。因为世界物质中物品须分于全数居民，因为有些人天生是强盗，所以必须有防阻的占据，在个好的群合当可以拿些非私人的不公正之原理把他规定。但是所有这情形实不过对于一个好生活或好的政治制度的引绪，在那种生活、制度、创造要会完全胜过占据，分配的公正要会成了不起注意的当然之事。

在政治里和在私生活里，最高原理都应是促进凡属创造的东西，而因以减小集中占据的冲动与欲望。现在的国大多部不外占据冲动的表示：在内，保护富人以拒穷人；在外，用强力以利用劣等民族并以与别的国争竞。现今的全经济制度也是专专关系占据的：不过货品之生产尚算一种创造，除非弄得完全机械完全单调无复余望的时际，他总还可以做一个创造冲动的间介。如把一家货物的出产者组成个自治的民主团体，出产的方式完全自定，

只有货物的价钱属国支配，如此作去，对于引发创造冲动的韵的，所得必可不在少数。

教育、婚媾，与宗教，照本质说起来，原都是创造的，只是经占据动机之侵入，遂全被染污了。教育寻常总当作藉灌注成见以延长现状的一个手段，绝少把他当拿宽洪的感情的榜样和精神的冒险的激刺以创造自由思想高贵识见的资具。爱情是创造的，嫉妒是占据的，而在婚媾里，创造的爱情却被占据的嫉妒锁住。宗教本应是放精神之创观自由的，通常却也多是从事于遏制本能的生活，并与思想之骚动格焉。照这种种法子，从倘来不稳的占据生出的恐惧遂满把创造力所启发的希望代替了。想去抢劫人，理论上，是认为坏的；但是恐怕被抢劫实也没有什么大好。岂知现在的政治和私生活十分之九就都为这两个动机所分宰。

种种不同的人的创造冲动本质，原全属相谐和，因为一个人所创造的绝不会为别人所正想创造的阻障。包藏冲突的乃是占据的冲动，虽在道德上政治上，创造冲突与占据冲突是反对的，但是心理上，照着境遇机会之偶然事情，由这个变成那个实很容易。诸种冲突之生成与使他们变化的原因都是应当研究；教育和各种社会制度并应弄得去强固在各色人相谐和的冲动而削弱那种包藏冲突的。吾确信无疑照这个法子可以成就的必很几于无限。

个人生活和群合生活之能得单一指归的强固一贯也是由于冲动，非由意志能得的。意志有两类，一类是指向外的，一类是向内的。第一类向外的因外界的障碍而起，或属他人的反对，或属一事业上的专门困难，都可引起此种意思来。凡在即刻的成功不可能的时节，这种意志就是强固冲动或欲望的一个表示；凡生活强健的人无不有他，也只有他们生活力孱弱时他才衰退。无论什么困难的经营，要想成功，这种意志定是必须的，没有他很难得有大的造就。至于指向内的意志不过只必须在有冲动或欲望内部

的冲突的时候；完全谐和的性质必不会有内向意志发生的机会。这样的完全谐和自然是很难实现的理想：不论在什么人总不免有与中心指趣不能相容的冲动发生，要全体生活不至失败，必须遏制的。但是这样情形在中心冲动极强的人必极少遇着：现在吾们这个社会是充满种种古制度和个专暴的舆论造成的色色非自然的不相容的，在个志向自由的社会，较在吾们这样的社会，刚才那种情形也要少见得多。若遇有发生内向意志的时机，施行他的能力，在想生活表现种中心指趣的人也是常要用得着的，但是制度日见改良，必须内向意志的时机总可弄得日见少，日减其重要。这种结果是狠要欲望的，因为意志抑制只偶然有害的冲动的时候，他实把一个可以费在攻克外面障碍的强力转到他途，且若所抑制的冲动强固重大，实际并是将生活力的可用减少。满是禁制的生活实难望为狠强健的生活，但成索然而无味而已。冲动常常受制，必归于死亡；假令不死亡，必致暗地里去行动，弄出比被抑制过还坏得多的样子。因为这些理由，所以用内向意志的必要不可不尽力的免除，行为之相洽应当由冲动之相洽发出来，不宜由于冲动受意志的支配。

为统一生活是不应把各种形成娱乐游戏的偶然欲望都要求压制；反之，凡可以使之活之主要指趣与一切种本性无害的快乐相合容易的应无不为之。像宿醉、过饮，残酷的游猎的乐于令他受苦等等东西固然是本质有害的，但是文明人自然享受的娱乐多半属完全无害，或也只因为一种影响偶然有害，那种影响又是在一个较好的社会可以免除的。今所需要的，实非绝欲主义或一种单调的清教，只是指向洪大的创造鹄的的强壮冲动和欲望。此种冲动和欲望强健的时候，便带着他们自己的，成作一个好生活需要的东西。

但是娱乐和冒险虽不可不有他们的分，主要欲望的倘若就是

他们创造好的生活还是不可能的事。主观主义，把思想欲望指向吾们自己的心境而不指向客观外物的之惯习，总不能免使生活破碎而不进步。以娱乐为生活归宿的人必浸致对于他从来习于由于得娱乐的东西渐渐失掉兴趣，因为他看重这些东西本只为其在他所起的情感，不是为他们本身价值。当他们不复足供娱乐的时候，厌烦当然要驱他另求新的刺激。新的轮到使他不满意，他便再求更新。娱乐原不过一系没有什么本质上相续的许多刹那，至于统一生活的旨趣乃是一个须要持久的活动的，有同建筑一座纪念碑大非儿童玩的沙中堡。

主观主义，除了只逐求娱乐的外，还有多种别的样子。许多人，用爱情时趣意所注总在自己的情绪比在爱情的客体为多：这样的爱情只有让基本的分离毫无缩小，定弄不成什么质实的联合。只待情绪衰弛，那个阅历就算已遂了他的意趣，再没有动机延长他。主观主义的这种坏处，耶稣新教的宗教与道德也经用别的方法把他养成，因为他们只引注意到罪过，到灵魂境界上去，而不注意外界，而不注意吾们与外界的关系。这些种主观主义无一是能阻止人的生活破碎离散的。能够成个圆满的整体的或与他人生活密切联合的唯有由指向客观的的主宰冲动发出来的生活。

逐求快乐与逐求德行同受主观主义之害：伊壁鸠鲁主义与斯多亚主义^⑦实染的一种污。马谷粤利虑^⑧，敕定善律欲已可以为有德，实不是万众归附的人物。主观主义本是多思少行的生活自然的结果：外界东西仅忆念欲望而不实地经验，总要像只成观念。彼其本体比起吾们心里生的影响对于吾们遂也寡趣。这种结果现在浸致因文明增加而致，因为文明增加相续不断的减少活泼的行动，而大增思想的机会。但思想若是能活动的，向着成就一种意志的，实不会有这种坏结果，弄成主观主义的不过受动的思

想。今所需要的就是将思想与冲动和欲望密切联合，使他自己永远成个有客观旨趣的活动。不然，思想冲动成为仇讎，两俱大伤。

欲使平常男女的生活少破碎少离散，而多与以成遂创造冲动的机会，只知道吾们想达的鹄的，或只宣言吾们欲得的东西的优美，那是不足的。必须更懂得种种制度种种所信在冲动生活上的影响，并发明出变更制度以改良这种影响的方法。并且就在这种智识的功夫已经作过，除非能把他与一种有力量的政治强力结了关系，吾们思想将仍然是空无结果。唯一有力量的政治强力所要由以期望帮助以弄出需要的变更的就是劳动。所须的变更多半是可期望劳动欢迎的，在战沦艰难的时际特然。此次战争过后，劳动的不满必定通行全欧，而组成一力用之可成就个伟大宽泛的改造的政治强力。（译者按：此犹是战争第二年——一九一五——的话，今前半已验，后半也在将验。）

今日的文明世界，若要免于衰落，实有其本变更之需——合经济构造是里并人生哲学里的变更。吾们那些觉着这种变更的需要的不得仍然安坐在沉闷的绝望：只令吾们肯，吾们很能够深深的影响将来。所须要的那种变更——就是那种保存凡在现时活泼的相信里是正面的东西，并以削除负面的和不主要的东西，生出一种凡不是纯粹的反动的都能归服的综合的——吾们是能发明能宣传的。只待明白了什么种变更是所须，必能把他部部分都详细作出来。不过非至战争终结，详细实没有什么大用，因为吾们不知道战争将来留下的是哪一种的世界。现在像是不可疑的事物只有在战争所产的新世界必需多量的新思想，习传的见解必不会，有什么大救帮助。人的最重要的行为不为在诸习传的政治哲学见重的那种动机所引导，这是明白的。战争所曾由以产生支持的那些冲动，他的来源实比大多数政治议论都深的多。就是战争